



## 作者的話

王小強

9.11 那時節，恐怖襲擊好像還是突發事件，讓人抽不冷子嚇一跳。幾年時間過去，經過大張旗鼓的全球反恐戰爭，打開電視看新聞，爆炸、槍擊、打飛機、殺人質，目不暇接，天天不斷，一天數起，就像一日三餐家常便飯，成為當今人類日常生活形影不離的組成部分——布熱津斯基 2004 年寫新書承認現實，「國家的真正安全準備，應該是讓人民知道國家處於不安全狀態是現代生活的一部分。」<sup>1</sup> 2006 年 4 月 28 日，美國國務院公佈 2005 年全球反恐報告，世界各地發生恐怖襲擊 1.1 萬起，「造成至少 1.46 萬人死亡。換言之，全球每隔一小時就會發生至少一起恐怖襲擊，每天有至少 30 人在恐怖襲擊中喪生。」<sup>2</sup> 不管怎麼說，明擺在眼前的現實是，不要命的恐怖分子越殺越抓越多，自殺式的恐怖襲擊越打越烈越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根本用不著強調，如何理解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對判

斷 21 世紀「世界新秩序」的可能走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幾乎所有人都公開反對「恐怖主義 = 原教旨主義 = 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簡單公式。原教旨主義是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一部分，恐怖主義是原教旨主義的一小撮，這才是標準的表述。但是，伊斯蘭復興運動從何而來？不明不白了。雖然外部眾說紛紜，內部派系林立，就思想邏輯而言，**推動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意識形態是原教旨主義**。<sup>3</sup> 反問一句，看得清楚：除了原教旨主義，還有什麼其他更重要的哲學基礎，在推動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

亨廷頓的概括，體現出上述外交辭令與真實內容交叉形成的語焉不詳：

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通常被視為政治的伊斯蘭教，它只是範圍更加廣泛的伊斯蘭教觀念、實踐和辭藻的復興，以及穆斯林對伊斯蘭教再作貢獻的一個組成部分。復興運動是主流而不是極端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孤立的。復興運動影響到了所有國家的穆斯林以及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的大多數方面。……忽視 20 世紀末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對東半球的政治影響，就等於忽視 16 世紀末新教改革對歐洲的政治影響。……1995 年，除伊朗外，每個穆斯林人口佔優勢的國家在文化、社會和政治上都比 15 年前更伊斯蘭化和伊斯蘭主義化。<sup>4</sup>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運動，被不少西方學者當成「黃禍」的兄弟——「綠禍」。<sup>5</sup> 1993 年，美國《外交季刊》春季號發表兩篇文章——〈什麼綠禍〉和〈激進伊斯蘭的挑戰〉，從正反兩個角度，開宗明義，正式展開討論「綠禍」、「綠色威脅」（green menace）。<sup>6</sup> 接著，該刊夏季號發表亨廷頓

的著名文章——〈文明的衝突？〉把討論推到上綱上線的高潮。<sup>7</sup> 接著，亨廷頓的文章舒展成世界名著，書裡關於伊斯蘭與儒教文明聯合對抗西方的經典分析，給出「黃禍」加「綠禍」的災難前景。<sup>8</sup> 接著，偏執敵視、抨擊詆毀伊斯蘭的文字聲討鋪天蓋地。<sup>9</sup> 接著，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著述糾正找補，文獻史料汗牛充棟。<sup>10</sup> 布熱津斯基指出：

學界對 9.11 事件比較大膽、模糊的分析，是關於穆斯林的想法。他們說穆斯林在宗教、文化上都反對西方（尤其反對美國）的現代觀念。美國政府很聰明的把伊斯蘭和恐怖活動畫上等號，又告訴大家伊斯蘭本身沒有錯。不過，支持政府的人卻分不清楚這兩個觀念的差別。他們馬上就發起伊斯蘭對西方不友善的宣傳，說伊斯蘭是暴力反美的溫床。<sup>11</sup>

筆者不懂得宗教，更不是研究伊斯蘭的專家。只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試圖用一般常識，理解滿世界愈演愈烈的恐怖襲擊。這本書原是 2003 年寫的長文，分上下兩篇，印僅「供內部參考」的《香港傳真》No.2003~32、33。2004 年年底，根據相關事件的發展，補充些許資料，將原文為了壓縮篇幅的部分註釋內容擴充到正文，由大風出版社出版三千冊。如今，三千冊告罄，藉助再版加印之際，基本文字不動，補充一些新材料，略加文字修飾，順便把張承志、張文本的書評收進來。

因為不是專家，又未曾有機會到中東、中亞等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實地考察，只好每天看電視新聞，圖書館找、朋友處借這方面的紀錄片、故事片，大部分相關知識，來自惡補文字材料。為了不致於自以為是，信口開河，行文藉用各路權威說法，引文加註釋，尋章摘句，引經據典，不厭其煩。目的是支撐常識原本可以得出的判斷，盡可能有根

有據。文中單列出來的楷書，均為引文原文。引文中又插入的註釋，單獨注明出處。註釋標明的出處，對上文陸續出現的引號文字負責。

大恩不言謝。南懷瑾老師為桑尼研究系列撰寫的總序，肖夢給本書的序言，張承志、張文本的書評，都是出於探求人類社會進步的真誠期盼，順便帶出對筆者的鼓勵與鞭策。感謝王苗、廖煒先後為本書做的精彩設計。感謝姜建為本書初版、再版的辛勤勞作。特別感謝楊瑩，寫作時做了許多資料搜集、翻譯和圖表繪製工作；出版時做了大量編輯、排版和校對工作；再版時，重新改版、排版。

2006年5月1日於香港

## 註釋和出處：

- 1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41 頁。
- 2 〈美國公佈 2005 年反恐報告，全球每隔一小時就發生一起恐襲〉，《北京晚報》2006 年 4 月 29 日，第 16 頁。
- 3 「必須指出的是，穆斯林反對使用『基本教義派』這個名詞，並相當正確地指出此『基本教義派』名詞是由美國新教徒所創造出來的，以作為榮譽的標誌，但是此名詞無法完全翻譯成阿拉伯文。如我們所瞭解的，Usul 是指伊斯蘭法理學的基本原則，而且如同所有穆斯林所承認的，所有的穆斯林都可以說是認同基本教義 (usuliyyah)」(凱倫·阿姆斯壯：《伊斯蘭》第 235 頁)。
- 4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111~113 頁。
- 5 愛德華·薩依德：《遮蔽的伊斯蘭》第 61 頁。
- 6 Leon T. Hadar：“What green peril” 和 Judith Miller：“The challenge of radical Islam”，*Foreign Affairs* 春季號 1993，第 24~56 頁。
- 7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夏季號 1993，第 22~49 頁。「受西方影響的伊斯蘭知識分子對『文明的衝突』相當不以為然。對他們來說，這種說法充分證實了歐美、以色列的優越感」(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71~72 頁)。
- 8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66~269 頁(參見附錄：亨廷頓「黃禍」加「綠禍」的世界大戰)。森格哈斯注意到，1993 年亨廷頓發表「文明的衝突？」時，「這篇文章在標題中附有一個問號。人們可以把這個問號看作是認真的，但也可把它理解為一種修辭上的潤飾。此文後來擴充成一本書，在它的德文版中，文化鬥爭又被視為 21 世紀世界政治重建的決定性因素，並且沒有加『如果』和『但是』這樣的限制詞。問號也不再有了蹤影」(迪特·森格哈斯：《文明內部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第 113 頁)。
- 9 「美國即使聲譽卓越的報紙也塑造這種刻板的印象。紐約市立大學教授 Evand Abrahamian 在 2002 年夏天的《中東報告》裡說，9.11 事件後的反應是『《紐約時報》這種大報也有一篇接一篇的文章，用「這是一場宗教戰爭」、「沒錯，就是伊斯蘭」、「伊

斯蘭的憤怒」、「穆斯林的狂怒」、「伊斯蘭的忿恨」、「伊斯蘭狂怒之源」、「聖戰 101」、「伊斯蘭恐怖行動之深厚學術基礎」、「信仰與世俗之國」、「伊斯蘭之力量」、「吉卜林早知美國今日始知之事」、「伊斯蘭世界正在看半島電視臺」、「真正的文化戰爭」、「伊斯蘭革命」、「唯一的信仰」、「第一場聖戰」、「激烈抗議西方，古今委屈追本溯源」等激烈標題』」（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36 頁）。

- <sup>10</sup> 譬如，埃斯波西托的《伊斯蘭威脅》、Karim Karim 的《伊斯蘭禍》、Tariq Ali 的《原教旨主義衝突》、Bassam Tibi 的《原教旨主義挑戰》、Lawrance Davidson 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埃爾古恩·查潘：《伊斯蘭與恐怖主義》等等。
- <sup>11</sup>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45 頁。